

抗戰末期的英國空軍教官團

李繼唐

沙場老將組團來華

民國三十年八月，美國陳納德獲得 P-40 單翼戰鬥機一〇〇架、飛行員一〇〇名、地面人員一五〇名，到達緬甸仰光成立了名聞遐邇的空軍志願隊，成立之後即在仰光開始訓練，訓練完成後即轉移至昆明。其第一架飛機在昆明巫家壩機場降落時，我正在官校偵察班（後改為偵炸班），我的教務組長職務已移交賴琳，正等待回去成都，入空軍參謀學校受訓，當我交代之後，無事一身輕，聽到美國飛機要來，就獨自在校門前面的停機線旁，看美機 P-40 降落，見其每架飛機都在機頭部份繫了一個鱷魚頭張開大口，露出上下兩顆大牙，看來憑添幾分可怕，當他們一平安落地後，忽見最後一架落地地打了個轉，尾部翹起，隨即着火，消防人員火速趕至現場，很快就把火撲滅，救了飛行員一條生命。

自美機抵達昆明後，以前幾乎天天發放日機來襲的警報，即久久未再發放，以前稱雄天空的日本零式戰鬥機也幾乎絕跡。就在此時，我接到航空委員會人事處的通知，準備前往空軍參謀學校第三期入學，接受高級教育。

空軍參校設於成都新南門外，除校本部為二層樓建築外，宿舍、飯廳均為簡單木屋，教室則在一座大禮堂上。當時校長係由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兼任，實際負責的為教育長王叔銘。參校除

正規的參謀教育外，還附設有站訓班，班長為侯拔掃，專門從事機場勤務人員的訓練，對當時站場業務的推展發生很大作用。空軍參校在三軍參校中設立最早，第一期於民國三十年，第二期於民國三十一年完成學業，一二兩期均自各一級單位推薦報請航委會主任核定後入學，第二期開始則以考試方式分初試、複試，依成績錄取後入學，故三期學員水準平均，受訓期間也較長，為期一年二個月。

中國空軍以前曾派出不少人到英、美、德、義等國去學習空軍各項技術和教育方面的專材，學成之後再返國施教傳授，空軍參校第三期却聘請了英國皇家空軍教官團，負責空軍作戰有關各項課程的訓練，英國的指參教育素負盛名，其認真、確實、靈活、合用是世界數一數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軍處於非常的劣勢，但於短期間內，由劣勢轉為優勢，其中原因雖多，論者咸認其國內教育訓練的成功，實乃重要原因之一。英教官團的組成：主任教官栢鼎生少將 (Air Vice Marshal L. A. Pattison)，副主任教官白恩斯上校 (G/C E. S. Burns)，華特上校 (G/C L. E. S. Ward)，教官詹斯 (W/C EA Douglas James)，艾倫 (W/C Allen)，克萊敦 (W/C G Clayton)，帕納 (W/C A. G. Parnad)。他們都是戰場老將，剛和德國空軍拚鬥過而暫退下來的，他們初次來到

中國，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經常讚不絕口，尤以看到全國軍民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愈戰愈勇，更是無限欽佩。他們說：「你們和日本鬼子打了這麼多年，被他們佔了這麼多地，現在仍有這麼多的大好河山和這麼多的勤勞人民在政府領導下繼續作戰，真是不敢相信。」

為切實配合英方教官的講授，聘有多位留英或在香港長大的翻譯官，在課室裏當堂翻譯；在作業方面係由英文原稿譯成中文，學員作業後，又由中文譯成英文，英教官講評再由英文譯成中文，或在課堂上當堂口譯，所以翻譯工作，備極辛勞，正可謂事倍而功半。開學後第一堂課由英主任教官主講，他年近六十，但精神矍鑠，聲音宏亮，每講完一段，就要除下眼鏡朝着學員觀望，他愷切地說明英教官團的教育要點為：

- 一、協助中國空軍訓練軍官履行各種參謀業務。
- 二、以英空軍所獲得的經驗，教授參謀智識和原則要義。
- 三、教育方式：1. 藉演講以供應材料和觀念。2. 藉作業以練習如何實地應用，比演講更為重要。3. 查考學員了解教官所講達到何種程度。
- 四、指導和協助學員：1. 清楚而邏輯地思索。2. 把重要的從不重要中分出來。3. 努力而迅速地工作。4. 書面和談話要準確而徹底。5. 表達思想要簡潔而清楚。6. 分別真與假，準確和不準確。

。7. 或然或非亦然。

五、學員的責任：1. 造就能任空軍上下級指揮和參謀人才。2. 達到崇高理想的責任。3. 中國空軍對抗優勢敵人的作法與戰法。4. 擴展成強大兵種的崇高傳統。5. 與其他兵種協同作戰智識。

六、教官的責任：1. 使學員依靠自己努力學習。2. 運用學員頭腦去思索，而非儘在聽講。3. 使學員清楚地邏輯，非把學員塞滿了事實和觀念。4. 使學員問問題要問爲什麼？怎麼樣？不要問是什麼，每一問題由學員自己去思索。

參謀教官傾囊相授

英教官之全部演講 (Lecture) 共爲四十八講，每講由一小時至三、五小時不等，舉凡戰爭原則，空軍戰略戰術，空中優勢運用及空軍游擊戰術，轟炸目的與目標，轟炸方法與炸彈種類，戰略要點攻防，空中偵察與情報之獲得，各種目標之選擇與攻擊，驅逐機守勢和攻勢作戰，空中射擊，夜間作戰；海空陸空協同，空軍幕僚與參謀作業，空軍後勤補給，以至作戰命令，通信連絡、報告、通報、統計、筆記、備忘錄等文書作業，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空軍戰史等均一一包含在內，確係一全部課程的空軍指參教育。因擔任演講之英教官均曾任過大隊長或聯隊長、作戰指揮官等職務之主管，故由他們以實際經驗說來，無不娓娓動聽。因空軍乃永不停止的技術兵種，一般而言，如在戰時，戰鬥機不論如何新穎優秀，五年後就要慢慢落伍，轟炸機最多不逾十年，如德國之 V₁、V₂ 如能早幾個月問世，就能使

整個戰爭爲之改觀。許多新奇的東西，今日爲新

明日爲舊，所以英教官演講時也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沒有中國古舊的師傅傳徒弟，將留最後一手之舊習。但因語言和翻譯的關係，就整個成效而言，自不免要打个折扣，如英教官在講述打擊部隊 (Striking force) 時，翻譯官當時費盡唇舌，還不能使受聽者完全領悟其真義，有許多學員初聽時都以爲即係指攻擊部隊而言，其實，不論在攻在防均可有此打擊部隊的。又英空軍有所謂打了就跑 (Hit and Run) 戰術，其真正要義乃不要與敵人死死纏鬥之謂，它可以來個多次，絕不是攻擊一次之後就逃之夭夭。當時最引爲爭議的，乃 Appreciation 一詞，是時翻譯官就其表面字義譯成「領悟處理」，似無不當，但學員聽完足足一個小時的中國教官講解後，大家面面相覷，不知究何所指。其實，「狀況判斷」，在我國兵學、軍校、陸軍大學的課程上均爲大家早就耳熟能詳的名詞。此外，尚有許多類似的問題，不及在此一一列舉，在此所以提出，爲的在證明因語言的關係，對學員們的真正領悟和了解成效上，確有或大或小的影響。

每一課程講授完畢，接着就來一討論，英教官要知道學員對此課程究竟了解多少？每一學員可自討論中提出有關各項問題，由教官來作解答，英教官一再強調學員不應因教官的批評或提出相反的意見而灰心，發生錯誤在學員而言原是平常的事，祇有好學員才敢認錯，壞學員多不敢認錯，在參謀課程中不聲不響的學員毫無用處，學員要在各種集會上，訪問中儘量練習演講和提出

問題。

作業訓練設想週到

英教官對作業非常重視，要學員們聽了演講之後藉作業來練習如何應用，所以作業要佔去教官和學員的大部份時間，一道重要的作業，如狀況判斷要學員花上六、七個小時的時間，真正的實際作業更要數倍於此，在全部七十八個作業中，首先自戰爭原則、空軍戰略、空軍戰術、空中優勢四題中各作論文一篇，接着從「十年悲劇」一文摘成二分之一的撮要，又從報上之「德、義戰敗投降」一文摘成三分之一篇幅的撮要，這論文和撮要看來簡單，但要求各重點都不能遺漏的情況下，却要靠你精細的觀察和簡潔的行文。

在全班五十位學員中，依高矮順序來編號，如此英教官對學員易於認識和記憶，我的號碼爲廿四號，在全班之中央。在諸多作業中，以狀況判斷的作業最不容易。空軍狀況判斷也是最爲艱巨的幕僚工作，判斷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戰爭的成敗，它依規定思想程序，並於紙上演繹推理，以提出判斷。標準的狀況判斷共分五段，即一、目的，二、影響達成目的之因素，三、敵方可採取之方策，四、我方可採取之方策，五、最佳方策之選定，照此標準五段程序，不論是草擬的人或是閱讀的人，都可節省其所需的時間，且保證不致遺漏，記得當我們寫作這作業時，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能自現有的情報和資料中，去演繹一合法的推論；就如看見一大堆的珠寶一樣，竟不會加以選擇和利用。英教官對於學員作業的評

定，分爲最優 (Fine) 優 (Good) 佳 (Fair) 三種，除評定等級外並有評語，說明優缺點，在整個學年中，各種情形的狀況判斷作業，至少有十次以上，各項計劃次之，各項作戰命令又次之，其他如備忘錄、訓令、報告、筆記、摘要等亦均不斷反覆練習，總之，使學員在假設的各種情況下，均有練習寫作機會，其計劃和設想之週到，確是一教學楷模。

不怕錯才是好學員

高司爲高級司令部的簡稱，此在我各高級軍事學校於學業結束時均有舉行高司演習，使各受訓人員在假設情況下有一實習的機會，收效至宏。此種演習採二個方式進行，一爲自由統裁，一爲計劃統裁，自由統裁完全依各學員之意志，想像進行，使學員可以自由發揮；計劃統裁則依事先擬妥之演習狀況與方向進行，如學員於推演時離題太遠，指導官即予暗示與糾正，使其循已定之路線前進。高司演習又可分爲對抗與非對抗二種，英教官團的演習計劃，共設三個高級司令部，一爲紅軍高級司令部 (敵軍)，二爲藍軍高級司令部 (我軍)，司令部自指揮官以下，各幕僚單位 A-1 (人事)、A-2 (情報)、A-3 (作戰)、A-4 (後勤) 一如空軍體系與組織。

演習開始前，英教官曾作詳盡的講習，及至正式揭開序幕時，由統裁部頒發紅藍兩方狀況後，即由雙方以自由推演之方式開始進行，當時主任教官栢鼎生爲統裁部統裁官，學員會慶瀾爲紅軍司令官，我與張偉華分任藍軍第一二路司令官

，我所屬幕僚人員均爲班中佼佼者，但由於我個人責任心之驅使，對各幕僚作業常常不能放心，如對第二科的情報判斷，第三科的作戰構想，經常中途加以干涉，爲求好心切，有時甚至親自動手去替他們完成作業；結果，不獨未能分工合作，發揮各人所長，最後要由我作至當的指揮與決心行動時，反而因時間與精力關係，攪得大家手忙腳亂，不能適切配合。使我往後於實際工作時，獲得許多寶貴的教訓——那便是對所屬一定要選定合格的人員，既已認爲其可以勝任，就要完全信任，不可動輒加以干預，使他束手縛腳，無法發揮所長。此一教訓使我整個後半生不管做一幕僚或主管官均獲益良多；我想當年夏威夷的美軍防守司令官如事前也能獲得類似的教訓，就不致因貽誤戎機而受審。

演習完畢後，由主任教官主持檢討，在會中他特別強調各人職掌分明的重要，在英國空軍裏，一位參謀人員就可依照已定的計劃下達作戰命令而無需請示其指揮官，其 Δ 人員亦可根據作戰命令，直接核發所需的裝備與彈藥，此與我國至今仍需層層蓋章轉呈，相差不知若干萬里。主任教官最後結論說：「開學時我曾說過，好學員不怕錯，不聲不響的學員雖沒有做錯的機會，但決不是一位好學員。」演習過後不久，教育處長曾當衆宣佈畢業名次，我們當時雖都是三十歲左右的人，但見不少同學還和小學生一樣，緊張而留意地聽着名次的揭曉。

敗軍退走自封道路

英教官團在空軍參校施教期間，先後共有二批，第一批主任教官爲上面已提過的栢鼎生上將，第二批主任教官爲麥福他少將 (W. F. Mark Foster)，至於副主任及教官，則有些滿一年後繼續留任，有些則調回英國，在二任教學期間 (即參校第三期及第四期)，就我個人所見所聞，有下列有關事件值得一提 (不分時間先後)。

日軍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由海上在曼谷登陸後，其大本營認爲在全盤情況下，有迅速開始對緬作戰的必要，其目的在擊破緬甸之英軍，佔領並確保緬甸要地並加強封鎖華方；於是一路由泰國陸路入緬，一部則由仰光登陸後向北推進，很快就佔領了緬北之八莫和臘戍，切斷了滇緬公路，擊破了中英聯軍。

一部分英軍因後路已斷，只有向我國雲南保山東逃，有軍車數十輛，載陸軍數千人，幾經輾轉，最後撤退至成都鳳凰山機場，一種戰敗情形，表露無遺，但幸而沒有爲日軍俘虜，又不禁喜形於色。

回憶我軍自廣州失陷，繼之海南島亦失，正靠滇緬路維持對外交通運輸時，英國徇日本之要求，封鎖了緬濱；萬想不到轉眼之間，英軍本身却嘗到惡果，一部官兵反經滇緬路而救活。就在此時，英教官團已受聘抵達成都；他們異地相逢，恍如隔世，對中華民國對他們的熱心照料，一再表示感謝，英教官們曾分別多次至鳳凰山英陸軍營地慰勞交談。等到聞名寰宇的中美駝峯空運開航，淪落成都英軍，才經此航線通過印度轉回英國本土。

英皇家空軍逃得快

RAF原為英皇家空軍的縮寫(Royal Air Force)，但於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受了德國優勢空軍日以繼夜的空襲，英空軍見了德空軍，只有逃跑一途，故是時被人幽默稱為「逃得快的空軍」(Run away fast) 每於德軍來襲時，百姓都看不見自己的空軍飛機，於是百姓都望着天空說：「蔚藍的天空啊，我們的飛機都飛到那兒去了！」英教官對此故事，曾多次自行提及，似不勝警惕。

在參校畢業之後，我們幾位同學聯袂到栢主任教官寓所訪問，他住於參校旁的公寓，時間約在上午九時左右，翻譯室主任郭玉麟正為着課程問題要去見他，所以我們就一起去。當我們抵達，主任教官尚在床上，他叫我們進入其臥室，我們進去後，見侍者正好將早餐放於他床側小桌上，我們見他就坐在床上，用小桌上的一杯清水漱漱口後，一邊和我們閑聊，一邊用他的早餐。

我們出來後就問郭主任，英主任教官為何連牙都不刷就用早餐？郭主任留英多年，對英人日常生活，知之甚稔。他答覆說：「英人早上多不刷牙，因晚間就寢前就刷過了。」此一習慣當時覺得奇怪，但後來細細研究，也是不無道理。

栢少將在空軍參校由開學前的課程準備而至第三期學員畢業，在校前後共工作一年多，即奉調返英在軍部工作，主任教官一職改由麥福他少將繼任。當栢少將離校時，我們特地去送別，他臨時應我們的請求給了一張名片，在名片上印了

他倫敦的住址，當他返英後不久，我就依他留下地址寫了一信給他，信上除感謝他給我們在學業上的指導外，並告訴他離校後的近況，最後照中國人一般慣例請他過後多多來信指教。不久接到他的回信，對我的去函表示十分高興，但對我的慣例請求，他說因為工作很忙，無法常常來信，這就是外國人坦白的習性，凡是做不到的，絕不隨便敷衍，以後我也未再為他寫信，他當然從此音訊全無。

遵守規定不講人情

抗戰勝利後，我們急速全面復員，不久我也奉調航委會航政處第七科，主管全國數千處大小機場；而外國飛機入境，也由七科主管。美軍因與我聯合作戰，所以其飛機進出我國境內，都不需正式申請許可。其他國家飛機進出我國最多者為英國，英機進出我國境者幾乎天天皆有，有時還日有數起，而且都是急件，來往均用電報。

為辦理此項業務，特指定專人負責，而核定文件也無需呈航委會主任親批，而由首席參事錢昌祚代判代行。所以是項業務是辦得又快又好，但所有申請，也常遭到批駁，並非有求必應。雖然英教官知道我在主持這項業務，但英機入境申請却從未由英教官打電話或寫信給我推介，此足證明英美國家之遵守規定，非如一般劣習，明知其不可還來求人情也。

我由英教官團建議留校充任預備教官後，起初只負責第四期學員作業成績之評定，並未正式上課；後英教官見我評定作業，反應良好，乃由

英教官在旁監督下作一試講，英教官雖聽不懂中國話，但他見學員都在聚精會神的聽，當聽到精彩處並哄堂大笑起來，乃評定我之試講合格。

一次美魏德邁將軍來校訪問，我適充學校值星官，於是我便成為歡迎儀隊和樂隊的總指揮；魏將軍檢閱儀隊後，和我握手致謝並一起拍照。英教官們在旁看得清楚，當隊伍解散後，他們便都過來向我致賀，說我指揮得好。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日下午消息傳到，舉國歡騰，成都當天夜晚民衆敲鑼打鼓，爆竹喧天，直至夜深未停。次日至參校上課時興奮之情仍溢於言表，但在碰到英教官時，他們都仍與平常一樣，毫無異常表情。回想英國屬地香港、星嘉坡、緬甸均被日軍佔領，其遠東船隊且幾乎全軍覆沒，所以英日的仇恨，亦與時俱深；對日本之宣佈無條件投降，其欣感當不減於吾人才對，但英人自經德國投降後，大家欣幸之餘，見全國滿目瘡痍，亟待戮力重建，此次對日本投降消息，竟處之泰然，其冷靜沉着，自非偶然。

栢、麥二主任教官的個性與表現，二人雖同是空軍少將，但栢鼎生戰功彪炳，資歷較深，個性直率，說話實實在在，對部屬嚴肅不苟，甚為部屬所敬畏；麥福他稍為年輕，似為英國另一系統之秀，為人聰明圓滑，通情達禮，時常面帶笑容，為一標準型英國紳士派人物。

至於教學方面，栢鼎生對重要課程，常常親自講授，麥福他則較少登臺，只常在課室旁與學員們一起聽教官上課。